

# 最耐读的是沧桑

## ——“行走天地之中”之二十八

俞天白

不论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还是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，咏叹的都是不舍昼夜的江水。咏的是大自然的恩赐，叹的是她的涨落盈枯、清浊变幻、流动的绵长和喜怒无常的性格，总教人想到人类历史演变。

不过，对于内涵如此丰富的江河，人们关注点却各不相同。比如我，除了水与两岸风光，还有横跨其上的桥梁。就说苏轼和杨慎曾以如此情怀咏叹的长江，最吸引我的，却是三座大桥——武汉、南京、重庆先后横空出世的长江大桥。

横跨长江架设桥梁，武汉首先开河。最早展示在我眼前的，却是南京长江大桥。那是1978年春天，为写一篇报告文学到芜湖采访，在南京转车。五十年代，我曾经领略这一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”，这一次时间短促，最想去的就是长江大桥。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她是“争气桥”，是独立自主设计、建筑而成的第一座公路、铁路两用桥。所用钢材都是中国自己研发、生产的。那种拼搏精神呀，70米、24层高的桥头堡，仅用四个星期就建成了。装饰于其上的三面红旗，高扬的总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志气，是新中国技术成就与现代化的象征，以“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”而被载入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

全》，自然抢了这座古都的风头，成了标志性建筑，也成了江苏的文化符号、中国的辉煌。她承载着中国几代人的特殊情感与记忆，来到身旁，怎能错过？

时间匆匆，浮光掠影，塑立在桥头堡上那三面红旗，却在我心中一路飘扬。

弹指间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为采访江申客轮的报告文学，我随客轮到武汉，趁机观光了长江大桥。和南京大桥同样宏伟，气势磅礴，大桥两端虽有民族风格的桥头堡，四方八角上建有重檐和珍珠圆顶的堡亭，其夺目的风采，却多半来自桥头塔楼。那是单体建筑，而是耸立在蛇山上的一个金碧辉煌的建筑群。沿引桥登上黄鹤楼，俯瞰东去的长江波涛及横跨其上的大桥，武汉三镇尽收眼底，古与今、山与水、动与静、自然景色与人文气韵就此揉合成一体，其壮丽之姿色，雄伟之气韵，不由得从心底发出“世人称此为‘天下绝景’，绝非过誉”的赞叹。然而，凝神咀嚼，审视了一番龟、蛇的态势，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的艰辛及其功能思考，古色古香的建筑，还有一路伴随我飘扬的三面红旗，都被淹没在历史步履之沉重的感叹和当代市场经济的尘嚣中了。

登上重庆长江大桥，是十年以后的夏天，一次文学交流活动之余，时间相对从容。这座大桥落成于1984年9月，是重庆城市改造的产物。吸引我的景物无处不在，不知不觉间，以步行浏览市容的方式上了大桥。毕竟到了上游，江面狭小，大桥跨度和规模，相应缩小了。桥名是叶剑英的手笔。两端桥



自得 (篆刻) 陆康

我出生在皖南水乡，现在定居沪上，尽管大上海襟江抱海，却偏偏没有冬捕大河的盛宴，不能不说令人遗憾。每年隆冬季节，我总是邀几个上海朋友北上去赴一场冰雪之约，去看吉林省查干湖冬捕节，去新疆福海看渔猎，去黑龙江镜泊湖看冬捕，但最爱还是南下江南水乡赴一场“捕大河盛宴”。

故乡坐落于皖南水阳江畔的油榨沟，这里有皖南新四军活动的破石山、稻堆山，有曾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祖晨烈士的故居，是红色旅游胜地。一方水土出一方人养一方鱼。“百里水阳江，千米马肚湾”。马肚湾就是一个由涨水季节激流冲刷后形成的一个大回水湾，像马肚子，深不可测。水阳江是一条季节性的河流，到了数九寒冬枯水期，马肚湾藏水，浮游生物多，水底长满水草，且面对夕阳暖照，是鱼群抱团取暖过冬的风水宝地，也是农牧渔民每年冬捕的首选之地。

每年冬季，河长会选一个良辰吉日通知捕河，并规定每条渔网须通“一指弹”后才能下水，这样有利于小鱼留网，留下鱼苗。捕大河的消息一传出，方圆十多里会捕鱼的村民，一大早扛着腰盆抬着长船背着渔网像赶集一样。河长派人在马肚湾两头浅水区，用百米长的大网拦腰截住，隔断鱼逃跑的去路，

接着点燃茅柴堆，名曰“薪(腥)火相传”，炸响了大爆竹，河滩孤烟直冲云霄，河长敲大锣高呼：捕河啦！捕河啦！

撒渔网的中年汉子，一个个稳立船首，身穿一套蓝色帆布服，左手握着纲绳，右手提起数个网眼，虎腰往后一仰，又往前一跃，紧扣网眼的右手用力把网抛向半空中，旋网恢恢从天而降，疏而不漏，网中白鲢在闹，锦鲤在跳，汉子在笑。

在避风湾扳罾网的老汉，他们手持早烟袋，微风飘黑鬍白须，稳坐在架子凳上，两眼紧盯着渔网，像白鸢守株待兔。突然，一个老汉的罾网收了，鱼横冲直撞，他急忙甩掉烟锅，两手死死握住罾竿往上扳，大竹竿左右摇摆稳不住，很是吃力，网到大鱼了。这时跑来四个小伙子，他们下水用手抓住渔网的前两只角连鱼带网拖上沙滩，原来是一条肚大圆滚的草鲫，足有六十多斤。

那几位绞丝网线的年轻媳妇，头扎满天星花巾，身坐月牙盆，秋水明眸。左手前提丝网，右手轻拿划板，边划盆边下网，像仙女散花。

“外星人”也赶来了。摸大冷网(称下水摸鱼的人)身穿连体黑色橡

20多岁时，我对外国的想象都是从小说里来的，因为无端喜欢法国人的情调，华美优雅的上流社会沙龙，舞会，蓬蓬裙，美丽的公主小姐；燕尾服礼帽，温雅的公爵子爵，头上插羽毛的骑兵，不找女朋友专心当护花使者的备胎……下种乡田空隙我开始跟着电台学法语，就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。到上海出版社工作后，一些有抱负没学历的同事去读业余大学补习文凭，我去虹口区业余大学法语班读书，学制两年，学到一些发音和短句，拿到一纸结业证书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当时如果到正规大学开设的业余大学读两三年中文专业，会有张大专业业证书，哪怕在同样的地方选英语读，将来考业务职称还派得上用场，真真是被女文青浪漫幻想耽误了两年。

不过我在法语班结识的几位同学挺有趣，各行各业的，有工人，有大厨，有会计，还有会算命的老文青，让我大开眼界。也许当时很多适龄青年都是去业余大学找相亲对象的，班级里有一个极漂亮的美女同学，每次姗姗来迟，当她推门进来的时候，班上整个空气都凝固了，一张张嘴巴都张开，就差口水没流下来。可是美女从来不给别人好脸色看，冷冰冰的，只有那位会算命的大哥敢上去搭讪一次，败绩而归。法语实在太难学了，这班基础差到头的学生在班上跟读单词时，年轻的女老师表情显得强忍恶心。一次不幸点名到一位灰头土脸的男生，他站起身，手里的书页像风中的树叶瑟瑟作响，课本单词旁注满了极细的中文铅笔字，他颤抖着将法语读出匪夷所思的效果，我们哄堂大笑，女老师含着泪差点夺门而出。

头堡的巨型雕塑别开生面，各为一男一女，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女的，粗看上身全裸，细看却有背心遮挡。半遮半掩，欲放还收……凝视中，春、夏、秋、冬的时令概念，却将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”的那一声吟唱，呼唤到眼前来了！那年在武汉迎风搏浪的毛泽东，当脑子里呈现“风樯动，龟蛇静，起宏图”的那一刻，不禁借用孔子的这声感叹，发出了从“静”到“动”，从“动”到“静”世事更迭的常态，也成了现代中国除旧布新的缩影！不是吗，这一座大桥最初是由鄂督张之洞筹建的，历尽了艰辛，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才在苏联帮助下建成，两端亭阁式的桥头堡，标明了她的民族属性，也记载着她曾经的落后。这样的中

胶服，头戴灰色连颈猴头帽，身背八角鱼篓，手持三齿钢叉，只露出两只眼睛一双手。他们一个个下到齐腰深的水里，先用钢叉狠击一阵水面惊吓鱼，然后俯下身浑水摸鱼。

最养眼的还是那些水中骄子鱼鹰(也叫鸬鹚)，纷纷扎进水里，仅一会儿工夫，一个个钻出水面，布袋似的喉囊里塞满了鱼，争向老渔夫游去，抢邀头功。眼疾手快的老渔夫抓起鹰子让它们吐出鱼，鱼鹰像是“慈乌反哺”。老渔夫的鱼筐满了，鱼鹰也吃饱了，该歇会儿，老渔夫拿出早烟袋吞云吐雾，鱼鹰们打着饱嗝，有的在舢舨舳舻上玩金鸡独立，有的在半睁半闭着眼睛晒太阳，有的在拍打着湿漉漉的翅膀梳理羽毛，有的在互相啄啄，“呀呀嘎嘎”吐露心声。

该收网了。长河落日，天渐渐暗了下来，冬日里的夕阳微弱却也清爽，云层中夹杂着的晚霞不时变幻着，像一片片鱼鳞，又像一条条鱼尾纹。丰收的村民唱着渔歌挑着鱼筐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个个脸上泛起红晕，像一朵朵绽开的菊花。

我买了两条大胖头鱼，回农家乐请老板娘烧鱼头锅汤，他乡的酒也醉人，老友贺老师喝得迷迷糊糊还吟起了诗：船闸中流鱼跃频，飞波千点碎纹银。小哥老汉水花梦，一网收它三万鳞。
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磁场实在太大，效果却不好，课后我们五六个同学组了个小局，每周一次下班去一位嗓音脆生生的女生公司聚会，名曰学习小组，从来没有把书掏出来过一次。我们轮流参观各自单位，出版社下班后都关门，不能进去。我领着同学沿绍兴路走一圈，介绍5号、7号、54号、74号等与我有关的建筑，讲不出什么历史，纯属显摆。小青年资源有限，我们企图在厨师同学任职的高级饭店撮一顿无法实现，他就带我们去后厨

# 八零年代女“文青”往事

孔明珠

兜了一圈，众人沿着中苏友好大厦石阶拾级而下，也满足了。

很快，1981年底，我在54号大食堂听闻一个惊人消息，有几个不是正规大学毕业生出版社工作的同事，已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，也就是说，不用进大学也可以拿到大学文凭。这个新闻起初没有在公开报纸广播上发表，也许是试行期间吧，那时有“小道消息”一说，消息灵通人士抢先得知了这一消息，报名后直接参加考试了，在等分数下来。透露给我的同事没有仔细说门道匆匆离开，我赶紧想办法打听。

有关高等学校自学考试政策与规定洋洋洒洒好多页，我简略核实后震惊地知晓，大学中文专业考试一年两次，4月和10月。只需考完9门就可以拿到大专毕业证书，而且每门分数不在于高，只要及格，60分与100分是

大趋势吗？其可贵，不是由谁总设计而然，而是在不言中的“碰巧”，是随社会价值取向的更替出现的。这就是发展规律。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；世界之广，胜景无数。然而，不管是山是水，是花是木，是城是乡，是路是桥，是仙乡还是佛国，最耐读的，始终是岁月镂刻在她们身上的这份沧桑。

我的曾祖父王一亭，原名王震，祖籍浙江吴兴(今湖州)，1867年生于上海浦东三林塘外祖母家，是王家长子。王一亭在商业上很有天赋，才干出众，并且为人也踏实笃诚，吃得起他人吃不了的苦，三十岁后，即成为上海商界的大人物。王一亭在实业上获得成功，并没有像他人那样耽于享乐，将钱财耗费在声色犬马的追逐上，他心地慈悲，乐善好施，见不得他人受苦受难。近代中国政局动荡，天灾加人祸，百姓备受煎熬，王一亭总是挺身而出，救济灾民，吴昌硕称赞他“以慈善事业引为己任，绘图乞赈，夙夜彷徨，不辞劳瘁，于是四方之灾黎得以存活者无算”。在政治上，王一亭思想进步开明，参与了近代史上的一系列的重大事件，用雄厚的财力支持革命活动，为推翻腐朽黑暗的传统统治立下功劳。王一亭救苦救难、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，还超越国界，1923年日本关东遭遇大地震，他代表上海绅商捐募救济物品，租船运至日本，发放给受灾民众，并铸“幽冥钟”一口，赠给东京都，后来东京都民还为“幽冥钟”建造钟楼，并设立“震灾纪念馆”，至今保留，成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。在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时，王一亭坚守民族气节，坚决拒绝侵略者的拉拢与利诱，国家遭遇灾难，令他心情抑郁，次年即不幸病逝。

身为艺术家，王一亭一生作画无数。他受母亲影响，笃信佛教，因此，存世作品中以佛像为主题的绘画颇多，这既是他弘扬佛法，以画载道的表现，也是以画赈灾慈善活动的结果。王一亭在艺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慧眼识人，他对一代宗师吴昌硕的赏识与帮助，早已是艺坛流传的一段佳话，毋庸多言。在吴昌硕故去之后，他还一直关心照顾吴家后人，帮助他们成才、成事。同时，在各

同样待遇。而中文专业课程，看上去似乎并不难，政治、历史通科以外有现代文学、古代文学、外国文学、现代汉语、古代汉语……只要把教科书买来读，参加个教辅班，广种薄收，舍得花报考费就行。那时我已脱离了工作繁忙的校对科来到文艺理论编辑部当编务，上班工作很清闲，第一次参加考试一口气报了三门课，放榜时居然都通过了。紧接着我狮子大开口又报了四门课，上班踏进出版社，去门房间和收发室取报纸、信件，办公室分发一下。拎着热水瓶去楼下水房泡两瓶开水，然后就扑在办公桌看书划重点，下班奔去上海教育学院听辅导课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又成功通过三门，只落下一门需要真功夫的古代汉语。第三次报考时我怀孕快临产了，谦虚地选了两门课，至今还记得进考场考最后一门那天，我挺着大肚皮挤进中学生狭小课桌间坐下，百感丛生，害羞得抬不起头来。就这样我死磕一年有余拿下高等教育中文专业8门通过成绩，留了一门硬骨头是生了女儿之后再啃去考出来的。

灌肠式学习效果肯定不如按部就班的校园读书生活，直奔结果，不求甚解等弊病会影响到以后的文字工作，这些遗憾都靠后天加倍弥补了。好笑的是，如今的大数据搜集强大到渗透毛细血管，前阵子经常接到“请问您要不要专升本”的推销电话，几次三番我想给对方两句，后来想想人家这也是一份工作就算了。可有一天心情不好之下连接两个如此电话，本外婆就有点怒了，还真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便大声告诉说，本人已成功编退休，你说还要不要“专升本”！



手机微摄影 徐明松



古今多少事 (手机微摄影) 徐明松

类雅集、展览、赈灾义卖中，他们大量合作，在当时以及后世，“王画吴跋”，俨然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标配，风靡一时，远播海外。二人携手结盟，共享“海上双璧”的美誉，形成了以金石味、书卷气并重的画风，主盟海上画坛，影响至今不衰。在权力、地位与财富随着时间流逝都烟消云散后，留下的艺术以及艺术背后的精神品格，才是更为永久的存在。

王一亭以“白龙山人”为号，意在书画只是一种自娱兼娱人的方式，不过是白弄弄而已。他的斋号有许多，如“梅花馆”“海云楼”都曾用过，其中以“梓园”最为常用也最为知名。“梓园”原是清康熙年间进士周金然构筑的“宜园”。内有乐山堂、吟诗月满楼、寒香阁、宜亭等厅堂楼阁。历经数百年，几经易主，最终归于王一亭，用于娱亲养老，因园内有一株古老的梓树，遂改名梓园。吴昌硕为他刊刻了一方朱文“梓园”印，王一亭的许多画作中都可见到铃玺。在梓园内，王一亭接待了诸多社会名流。1922年，爱因斯坦访日途经上海，也曾做客梓园，游览诸胜，并欣赏了王一亭珍藏的金石书画。宴会设在园内的“立德堂”，还特地摄影留念。梓园之行，给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留下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印象。

可惜，梓园最终毁于日本侵略者燃起的战火。日本全面侵华后，王一亭拒绝接受日方建议在梓园插上太阳旗以求庇护，“八一三”日军侵沪时，园林被毁，仅存少量局部建筑，这不能不让人愤慨叹息，而梓园主人王一亭的民族气节，更让人动容。

(文字整理:卢康华)

曾祖钱慧安有斋号“双管楼”，意为夫妻双双在画室，双管齐下挥毫作画。

# 十日谈

斋号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瑶